

# 從信息結構觀點看翻譯之「信」

張靜心\*

## 摘 要

本文首先探討語言邏輯結構、語法結構及信息結構之歷程及其差異。繼之輔以數例說明若能正確分析句子之語法結構有助於瞭解句子的信息結構。最後再透過法、漢互譯的例子來探討翻譯三要素信雅達之「信」之包含。「信」之所指不僅是文字上的忠誠翻譯，亦須考量原文信息結構的翻譯。亦即當我們在做翻譯時，原文詞序的問題也應該從訊息結構的觀點來做考量，進而將結構的意義盡可能在譯文中作呈現。

**關鍵詞：**結構、譯文、信息

---

\*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 Point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Chang, Ching-Hsin\*

###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differences among logical structur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n, a few examples are given to explain if it is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each sentence correctly tha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its information structure. Finally, through the French and Chinese examples and their inter-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of fidelity in the three elements of fidelity, fluency and elegance of translation. Not only does the fidelity mean the translation of words but also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the original tex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ile doing translat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o present the meanings of structure as accurate as possible in the TL when doing translation.

**Keywords:** Structure, Translation, Information

---

\*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Da-Yeh University

做翻譯時，有些翻譯人會將原文詞序做轉變，有時是為了順應譯文本身的語法結構的問題；但是也會有因應譯者本身的語感或美感經驗而去調整句子的長度，更動詞序，或者是做與原文不同的斷句方式。可是這樣的翻譯從信息結構的觀點來看符不符合翻譯信雅達之信？在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將先瞭解何謂語言的信息結構，且其與語言其他結構之關連性。

## 1 語言的邏輯結構至信息結構

在《邏輯學或思維的藝術》一書中，作者開宗明義即說道：「邏輯學是一項引導理智認清事物的藝術，於己於他亦然。在人類所作的思考中，此藝術包含了構思、判斷、推理及歸類四種思想的主要運作方式。」(A. Arnauld & P. Nicole 30) 所謂的判斷也就是在構思事情之後去說出「是」(肯定) 或者「不是」(否定)的一個過程。而判斷也就是命題 (proposition)。命題必有兩項：受肯定或否定之項為「主項」(sujet)，而去肯定或是否定之項為「述項」(attribut) 或謂項 (praedicatum)。其後，作者之一將這邏輯學的概念應用在語法上 (A. Arnauld & C. Lancelot 24)，譬如，他們也把 «La terre est ronde.» 這種結構稱之為 «proposition»，在此結構中亦有兩項：«terre» 是受到肯定之項，«ronde» 則是去肯定之項，兩項以 «est» 來做連結。名詞 «terre» 依舊稱之為 «sujet»，形容詞 «ronde» 則稱之為 «attribut»。這也就是後來 «sujet» 是邏輯或是語法的用詞相混的原因。

為了在邏輯與語法的層面做出區別，我們因此建議若是涉及到語法範疇，漢語可用「句子」、「主詞」及「謂語」來翻譯 «proposition»，«sujet» & «prédicat» 三術語以便與邏輯用語做出區別。

傳統上，除了有邏輯「主項/謂項」及語法「主詞/謂語」之外，還有心理主詞 (psychological subject/sujet psychologique)。心理主詞顧名思義就

是說話者心裡所認定的主詞，或是如 M.A.K. Halliday (韓禮德) 所解釋的「是說話人心裡所想的出發點」。(M.A.K., Halliday 34) 早在上世紀 40 年代左右，一群捷克的語言學家如 V. Mathesius (1882-1945) 或 F. Travnicek (1889-1961) 等就傾向將心理主詞稱之為「主題」(theme/thème)。然而，這兩位布拉格學派學者，雖然認為「主題」這個詞比傳統的心理主詞來得適切，可是他們對於「主題」的認定卻不盡相同。根據 J. Firbas 所述：Mathesius 將「主題」定義為在說話情境中已知或較為明確者；而 Travnicek 認為「主題」則是句子之始；Firbas 自己則認為在句子中的元素駕馭著溝通動力，然而每個元素的溝通動力有強弱之分。當然，新未知訊息比已知訊息的溝通動力來得強。除此之外，即使在整個句子都在傳遞新的訊息之下，句子裡不同元素依然有不同程度的溝通動力。於是，「主題」在句子中是溝通動力最弱者，「述題」(rheme/rhème) 則是在句子中溝通動力最強者。(Firbas, 1964) 故此，主題對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來說可能指涉三種觀點：(1) 語義結構中的已知成份，(2) 句子的起點，或是 (3) 語義結構中傳遞訊息的力量最弱的成份。「主題/述題」二元觀點是從語義訊息的角度來著眼。因此，「主題」不必然是句子的「主詞」。

而布拉格學派的「主題/述題」與美國語言學家 Hockett 所說的「話題/說明」[topic(topic)/comment (commentaire)] 又有何差異？

根據屈承熹的說法，美國語言學家 Hockett 是最早使用「話題/說明」之術語者(屈承熹 191)：「謂語性結構的最普遍的特點可以從它的直接成分的名稱『話題』和『說明』兩個術語來認識：說話者提出一個話題，然後對之加以說明」。與美國語言學家 Hockett 同期的漢語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曾使用「話題/說明」此二元術語。然而，趙元任是先從語法的觀點出發：他認為一個漢語完全句包含兩個「直接建構」(IC)：一「主詞」及一「謂語」；而「主詞」及「謂語」即是語義概念上的「話題」及「說明」。

(Chao 86,90)

之後的 Li & Thompson 亦在其《漢語語法》(*Mandarin Chinese*) 另闢一章來專門討論「話題」<sup>1</sup>。Li & Thompson 認為「話題」有三個特點：(1) 永遠置於句首，而且對說話者及其對話者來說是屬於已知訊息，所以表達「話題」的詞組一定是有定詞組；(2)「話題」與「說明」之間可以以語氣或是一些語助詞來呈現「暫停」。所謂的「說明」就是句子除了「話題」之外的部分；(3)「話題」和「主詞」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後者和動詞(「謂語」)間有語義上必然的直接關係，而前者是不必然的 (Li & Thompson, 1997)。從 Li & Thompson 的觀點來看可以發現他們所謂的「話題」和布拉格學派的「主題」應該是同指，只是用詞不同而已。也因此，法國語言學家 C. Touratier 認為主題或是話題在語言上是屬於信息結構元素而主詞在語言上是屬於語法結構元素，基本上說話者是從語法結構來建構他的信息結構 (structure informative)，而信息結構在話鍊中就是所謂的詞序 (Touratier, 2000)。

C. Touratier 借用另一位法國語言學家 Jean Perrot 的用語，在信息結構上區分「信息基點」(support informatif)、「信息供給」(apport informatif) 及「信息延展」(report informatif) 三元素。他觀察到在法語中有兩種類似的句子，例如：

(1) Ton ami, je ne l'ai pas reconnu.

(2) Je ne l'ai pas reconnu, ton ami.

這兩個句子的結構不盡相同，所傳達出的語義信息也有異（這點可以從語調得到驗證）。兩種句子在法語中都非常普遍，名詞詞組 «ton ami» 可

<sup>1</sup> 譯者黃宜範將 «topic» 在 *Mandarin Chinese* 的中譯本《漢語語法》裡譯為「主題」。

放在句首，也可放在句尾，放在句首者為前置主題放在句尾者則是後置主題。如果前置主題相當於「主題」，那麼後置主題該如何稱呼？因為在傳統上，一直以來就只有「二元論」（不論是從最早的邏輯學的「主項/謂項」及語法的「主詞/謂語」經由布拉格學派的「主題/述題」還是到 Hockett 或趙的「話題/說明」），這第三個元素，很明顯既非二元中的那一元，也因此，法國語言學家如 Perrot 或 Touratier 等人才會用「信息基點」、「信息供應」及「信息延展」來說明句子中有三種不同建構各自表述不同語義之信息。

Touratier 將「信息基點」定義為「說話者因何而說」，也就是言說的起點；另外，他稱主要信息為「信息供給」，也就是言說的內容；至於「信息延展」則是說話者在主要的信息內容之後或是之中欲補充說明的信息。(Touratier, 2000: 147-152)

其實，他的「信息基點」比較接近布拉格學派的「主題」或是 Li & Thompson 的「話題」，而且不論是「信息基點」、「主題」或是「話題」不一定會呼應句子的「主詞」；然而，Hockett 及趙元任卻普遍認為（至少在英語或是漢語裡）「話題」就是「主詞」。

「信息基點」所涉及的範圍較廣，「信息基點」可以是「主詞」，前題是「主詞」置於句首，但是「信息基點」也可能是一個表時間或是地點的名詞詞組或介系詞詞組。Touratier 曾以佛羅拜小說《情感教育》全書首句來做例子加以說明。小說是這麼開始的：«Le 15 septembre 1840, vers six heures du matin, la Ville-de-Montereau, près de partir, fumait à gros tourbillons devant le quai Saint-Bernard.»，在分析完此段落的信息結構之後，名詞詞組 «le 15 septembre 1840» 是整個句子的「信息基點」，但這個名詞詞組卻不是句子的「主詞」，「主詞」是 «la Ville-de-Montereau» (Touratier, 2000: 148)。

## 2 語法結構與信息結構

雖然，Touratier 的「信息基點」及趙或 Hockett 的「話題」所指涉的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從語法之直接建構的觀點來做為他們論述的基調。因此，在認定一個句子中什麼是「話題」或是什麼是「信息基點」前，我們一定要先從分析句子的語法結構開始，這也就是為什麼 Touratier 會說：說話者是從語法的結構來建構他的信息結構 (Touratier, 2000:145)。而且我們也同意在做直接建構的分析前，一定要先做詞素學上的分析。在這一點上，Touratier 就做了詳盡的研究分析 (Touratier, 1996& 2002)。例如，傳統上一般會將 «Il court.» 這樣的句子當成是由兩個直接建構所組成的結構。但是 Touratier 從詞素學的角度分析後認為這個句子事實上只有一個直接建構，因為 «Il court.» 的結構不同於 «Pierre court.»，後者確實有兩個直接建構：«Pierre» 及 «court»，前者只有一個的原因是人稱代名詞 «il» 和動詞裡代表的人稱詞尾的 «...t» 是一個不連續性詞素，«il» 無法單獨存在，是屬於動詞結構的其中一部份，可是從語義的觀點來看 «il» 依然是一個主題。再者，如法語「非人稱動詞」(les verbes impersonnels) 的問題，從詞素學的觀點來分析，結果與傳統的看法也是南轅北轍的。根據岳家君的描述：「非人稱動詞永遠以中性的人稱代名詞 *il* 為主詞，而 *il* 既非指人，亦非指物。(岳家君, 2003)」。但是我們學生卻常將一些所謂的「非人稱動詞的中性人稱代名詞」«il» 視為一般的人稱代名詞，例如：

### (3) *Il venait des milliers d'oiseaux autour de nous*<sup>2</sup>, ... ( p.85)

譯句(a)：牠從圍繞在我們身邊無數隻鳥的鳥群中飛來……

<sup>2</sup> Henri Bosco, *L'enfant et la rivière*, Folio.

譯句(b)：這隻美麗的鳥來自我們身邊……

其實例句中的 «il» 非但不是一個「人稱代名詞」，從語法的結構看來，這個句子結構只由一個動詞詞組形成 (SV : P)。而從詞素學觀點正確地分析語法結構也可幫助翻譯的進行，以下就是我們的翻譯：

(3) **Il venait des milliers d’oiseaux autour de nous, ...**( p.85)

譯句 (c)：來了成千上萬的鳥圍繞在我們周遭……

再從這個語法結構來分析信息結構，我們可以說這個句子只有「信息供給」而無「信息基點」。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句子都一定具有「信息基點」及「信息供給」。而有些更複雜的句子不但有「信息基點」、「信息供給」及「信息展延」之外，另外還有不同層次的「信息基點」及「信息供給」。譬如說，作家張愛玲短篇小說〈金瑣記〉是這麼開始的：

(4)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張愛玲，〈金瑣記〉。)

就信息結構的觀點來看，「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是整個言說的起點，而「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則是說話者就起點所發展的主要內容，我們將「信息基點」(support 簡稱 S)放在下圖中的圓角矩形裡而將信息的主要內容，也就是「信息供給」(apport 簡稱 A)放在下圖中的矩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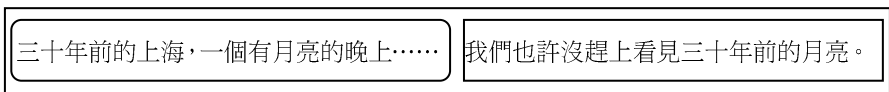


圖 1：例(4)之言說信息結構中 S1 及 A1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將『三十年前的上海』視為「信息基點 1」中的「信息基點 2」而「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則為「信息延展」(rapport, 簡稱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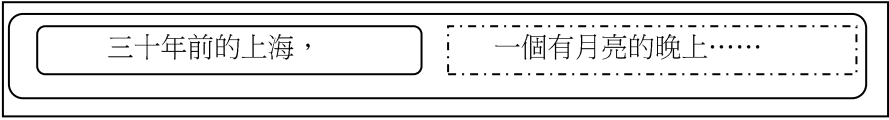


圖 2：S1 中的 S2 及 R1

至於信息結構中第一層的「信息供給 1」的部份，又可將「我們」視為「信息供給 1」中的「信息基點 2」而「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則為「信息供給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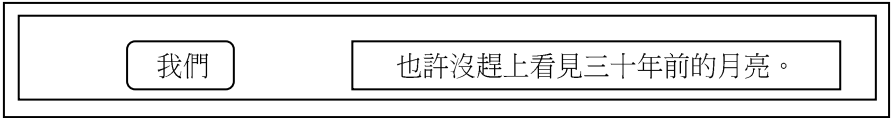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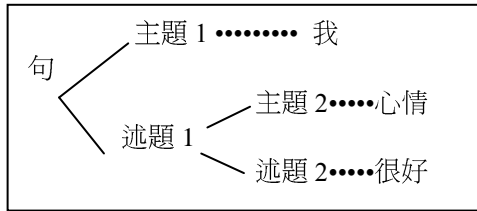


圖 3：A1 中的 S3 及 A2

無獨有偶，國內語言學家曹逢甫也認為漢語句之主題或述題有主次之分，例如 (143)：



表(1) 句子「我心情很好」主題與述題的結構

而且一個句子可能有好幾個主題，以其雙主題簡單句為例：「他耳朵很靈」。這個例子就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來解讀，可能有兩種意思：(1)「他

的耳朵很靈」或是 (2)「他，耳朵很靈」<sup>3</sup>。第一種情況，就語法結構來說「他的耳朵」是一個名詞詞組，詞組核心是「耳朵」。第二種情況，「他」是整個句子「耳朵很靈」的前置結構。我們以下樹狀結構圖來表示兩者語法結構上的差異：

(a) 句子「他的耳朵很靈」的語法樹狀結構	(b) 句子「他，耳朵很靈」的語法樹狀結構
<pre> graph TD     P --&gt; SN[SN]     P --&gt; SV[SV]     SN --&gt; TE[他的耳朵]     SV --&gt; YL[很靈]           </pre>	<pre> graph TD     P --&gt; ProSN[ProSN]     P --&gt; P2[P]     ProSN --&gt; T[他]     P2 --&gt; SN[SN]     P2 --&gt; SV[SV]     SN --&gt; E[耳朵]     SV --&gt; YL[很靈]           </pre>

表(2) 句子「他耳朵很靈」的語法樹狀結構比較

如果我們將表(2)中所呈現的兩種語法結構轉換成信息結構將會是圖(4)-(6)所現：「他的耳朵很靈」只有一個「信息基點」及一個「信息供給」；然而，「他，耳朵很靈」就會有兩個「信息基點」及兩個「信息供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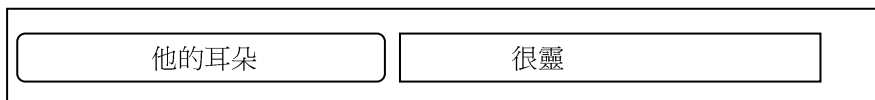


圖 4：言說信息結構「他的耳朵很靈」中的 S 及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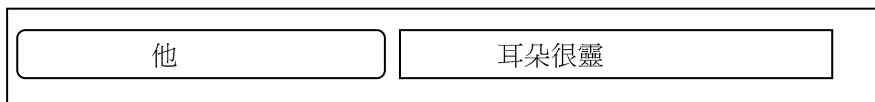


圖 5：言說信息結構「他，耳朵很靈」中 S1 及 A1

<sup>3</sup> Hockett 與 Touratier 都曾提到過「語調」也是判斷訊息結構的重要依據。(Hockett, 1958: 152; Touratier, 2000: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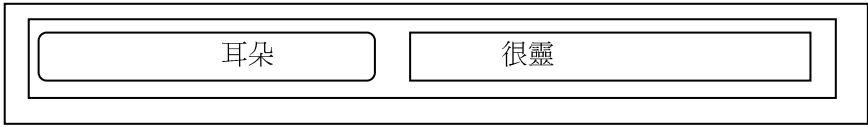


圖 6：言說 A1 之信息結構中 S2 及 A2

也就是說，如果「主題」是「信息基點」那麼，第一句的「主題」依然是「他的耳朵」，然而第二句則是「他」。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第二句的「耳朵」也是另一個「主題」，可是這就會像是 Touratier 所言，「他」和「耳朵」是屬於不同層次上的「信息基點」，也就是曹的「大主題」與「次主題」的差異，也就是說，第二種分析所呈現的代名詞「他」及名詞「耳朵」分屬不同層次的主題。因此正確分析句子的語法結構助於瞭解句子的信息結構。

### 3 信息結構與翻譯之信度

確實，正確的語法結構分析有助於瞭解句子的信息結構，而我們認為信息結構也應該是翻譯裡的一部分。譬如以例(5) 之信息結構來做說明：

(5) Mon père, que j'appelais M. Seurel, comme les autres élèves, y dirigeait à la fois le Cours supérieur, où l'on préparait le brevet d'instituteur, et le Cours moyen.

tr.① 我和其他的學生一樣，叫我父親塞雷先生。他同時教導高級班和中級班，高級班是預備報考小學教師的。(亞蘭·浮尼葉，1994)

tr.② 我的父親 — 我跟著其他學生喊他余瑞先生 — 負責預備考教師證的高級班和中級班，(亞蘭·浮尼葉，2003)

例(5) 之言說信息的第一層中有「信息基點 1」(«Mon père, que j'appelais M. Seurel, comme les autres élèves,»)及「信息供給 1」(«y dirigeait à la fois le Cours supérieur, où l'on préparait le brevet d'instituteur, et le Cours moyen.» (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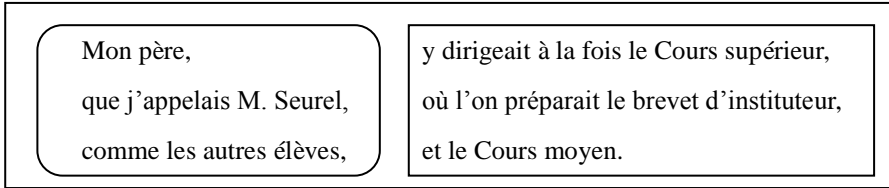


圖 7：例(5) 信息結構之 S1 及 A1

而在「信息基點 1」中又包含了「信息基點 2」(«Mon père,»)及兩個在虛線矩框中的「信息延展 1」(« que j'appelais M. Seurel,»)及「信息延展 2」(«comme les autres élèves,»)。特別要注意的是在「信息延展 1」中又包含了「信息基點 3」(«j'(je)»)及「信息供給 2」(«que ...appelais M. Seurel,») (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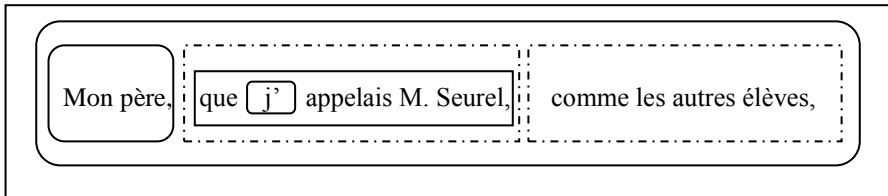


圖 8：例(5) S1 內之信息結構

在「信息供給 1」中包含了一個「信息供給」(«y dirigeait à la fois le Cours supérieur, ...et le Cours moyen.»)及一個「信息延展」(«où l'on préparait le brevet d'instituteur,»), 後者又包含了一個「信息基點」(«l'on»)及一個「信息供給」(«où préparait le brevet d'instituteur,») (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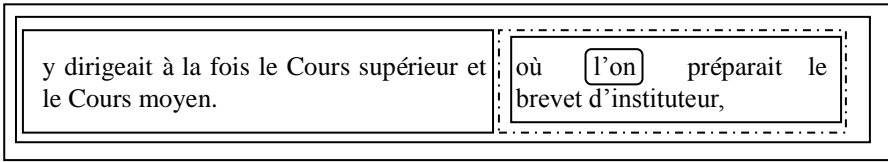


圖 9：例(5) A1 之信息結構

例(5) 有兩個中譯文，我們分別以 tr.① 及 tr.② 標示。若從信息結構的角度來看兩譯文的信度，比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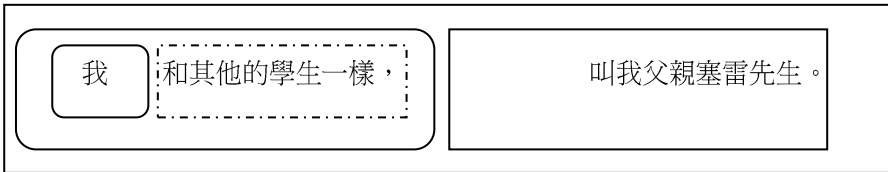


圖 10：tr.① 之信息結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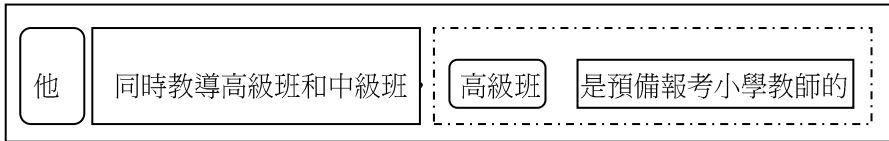


圖 11：tr.① 之信息結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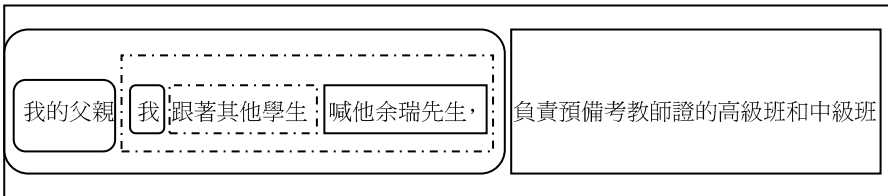


圖 12：tr.② 之信息結構

從第一層的信息結構來看，tr.② 比較接近原文，因為兩者都是一個 S+A 的信息結構；而 tr.① 將原文原有的一個 S+A 的信息結構轉變成兩

個 S+A 結構。再看 tr.② 的 S 與原文的 S 信息結構（圖 12 及圖 8），都各自包含了兩個 S、一個 A 及兩個 R；但在 A 的信息結構中（圖 12 及圖 9）兩者已有不同：原文（圖 9）含有一個 S、兩個 A 及一個 R，可是譯文 tr.② 只有一個 A。

是否有更接近原文信息結構的譯文？

在例(5) 的原文中，有兩個解釋性關係子句：«que j'appelais M. Seurel» 和 «où l'on préparait le brevet d'instituteur»。前者的關係建構是 «mon père»，後者則是 «le Cours supérieur» 在 tr.① 中，這兩句關係子句，譯者以兩個句子來翻譯，«que» 以「我父親」代替；第二個 «où» 則以重複「高級班」來譯出。在 tr.② 中，原文中的第一個解釋性關係子句，譯者以句子來翻譯，«que» 則以代名詞「他」來譯出；至於第二個解釋性關係子句，譯者則以限定性關係子句來翻譯。

我們曾在研究中指出漢語也存在解釋性關係子句的結構（Chang, 2014），如果試著用近似原文信息結構的形式來翻譯，以下是我們提供的譯文 tr.③ 及其信息結構：

tr.③ 我的父親，我叫塞雷老師的，像其他學生一樣（稱呼他），在學校同時教導高級班，是為準備考小學教師證的，以及中級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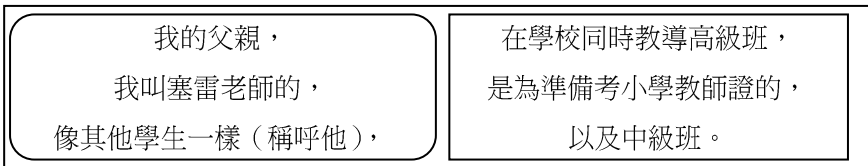


圖 13：tr.③ 之第一層信息結構「S1」及「A1」

譯文 tr.③ 與原文[例(5)]一樣都是言說信息的第一層中有「信息基點 1」（「我的父親，我叫塞雷老師的，像其他學生一樣（稱呼他），」）及「信

息供給 1」(「在學校同時教導高級班，是為準備考小學教師證的，以及中級班」)(圖 13)。



圖 14：tr.③S1 之信息結構

而在「信息基點 1」中又包含了「信息基點 2」(「我的父親，」)及兩個在虛線矩框中的「信息延展 1」(「我叫塞雷老師的，」)及「信息延展 2」(「像其他學生一樣(稱呼他)，」)。而在「信息延展 1」中又包含了「信息基點 3」(「我」)及「信息供給 2」(「叫塞雷老師的」)；也就是說在 tr.③ 與原文一樣在 S1 的信息結構中包含了兩個 S、一個 A 及兩個 R (圖 8 及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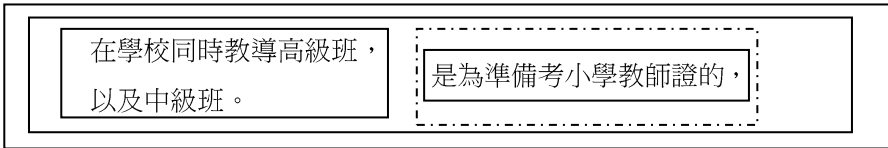


圖 15：tr.③A1 之信息結構

另外，在「信息供給 1」中包含了一個「信息供給」(「在學校同時教導高級班，……以及中級班。」)及一個「信息延展」(「是為準備考小學教師證的，」)，而這個「信息延展」本身就是一個「信息供給」。與原文之信息結構比較(圖 9 及圖 15)，A 及 R 的數量相當，可是 tr.③ 少了一個 S。也就是說原文的 «l'on» 在 tr.③ 沒有被翻譯出來。其實，法語不定人稱代名詞 «on» 常見的漢譯方式有三：(1) 以人稱代名詞代替，(2) 使用

名詞詞組（通常是重複前面出現過的名詞詞組）替代，及 (3) 略過不譯<sup>4</sup>。如果在語法結構的情況允許下，又以 (3) 不譯出的方式最佳 (Chang, 2010)。這也就是為什麼在 tr.③ 與原文之 A1 的信息結構比較後，tr.③ 會缺一個 S 的原因。

譯文 tr.③ 所要呈現的不只是關係子句的可譯性，還有盡可能的保有原文句子的節奏性（或是詞組的順序），因為翻譯三要素：信、雅、達中的信亦包含了作者想呈現的作品風格（劉宓慶 576）。當然為了讓句子更像漢語的結構或讓句子更通順，我們可以像 tr.① 這樣譯。但是，如果我們將 tr.① 再譯為法文時，得到以下的句子 (tr.①f)：

tr.①fr.: «Moi comme les autres élèves, appelais mon père monsieur Seurel. Il enseignait à la fois la classe supérieure et la classe moyenne, la classe supérieure était pour préparer le brevet d’instituteur.»

tr.①fr. 見不到任何關係子句。原來的一個句子，已轉為兩個句子。同樣地，我們也把 tr.② 再轉譯成法文 (tr.②fr.)：

tr.②fr.: «Mon père – moi comme les autres élèves l’appelais monsieur Seurel – (il) était responsable d’enseigner la classe supérieure où l’on prépare le brevet d’instituteur(,) et la classe moyenne,...»

tr.②fr. 維持原文的單句，但是兩句關係子句只保留一句。再比較 tr.③ 的再譯文 (tr.③fr.)：

tr.③fr.: «Mon père, que j’appelais monsieur Seurel, comme les autres

<sup>4</sup> 劉順一也曾提及：「一般而言，表原因或具說明功能的關係子句，……，比較常見的翻譯方法是：重複前行詞，譯成子句或句子；略過關係代名詞，譯成句子。」（劉順一，2001：77）



élèves, y enseignait en même temps le cours supérieur, qui était pour préparer le brevet d'instituteur, et le cours moyen.»

在此，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如果 tr.①fr. 及 tr.②fr. 都是可被接受的法文，作者 Alain-Fournier 為什麼不如此寫？雖然 tr.③ 好像不是我們慣用的漢文詞序，其卻忠誠地傳達了作家想要藉由句型結構及詞組順序排列所形成的筆調。也因此，從信息結構的觀點來看 tr.③ 比起 tr.① 及 tr.② 都來的忠誠。

再以上文所引用的例(4) 的法譯為例：

(6) Shanghai, 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Peut-être l'aurons-nous manqué,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Eileen Chang, La cangue d'or, p.27)

例(6) 中，«Shanghai» (「上海」)是 «Shanghai, 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 (「三十年前，一個有月亮的晚上」)的「信息基點 1」，而 «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是「信息供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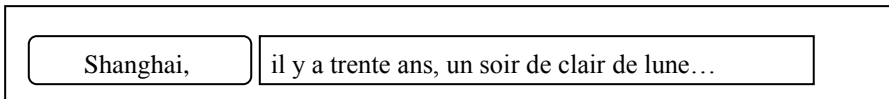


圖 16：«Shanghai, 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 信息結構中的 S1 及 A1

而「信息供給 1」中的「信息供給 2」為 «il y a trente ans» (『三十年前』)，「信息延展 1」(以虛線矩框表示)則為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 (『一個有月亮的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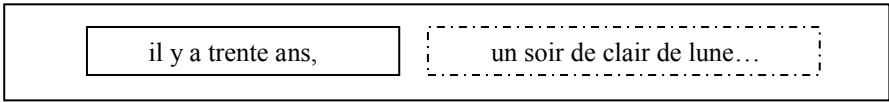


圖 17:「信息供給 1」«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 中的 A2 及 R1

在法譯中，譯者將原文之「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另起一句，其信息結構如圖 1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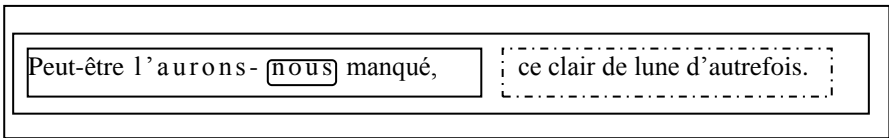


圖 18: « Peut-être l'aurons-nous manqué,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 的信息結構。

譯文 «Peut-être l'aurons-nous manqué,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的信息結構本身是一個 A。而這個 A 又包含了一個 S («nous»)、一個 A («Peut-être l'aurons... manqué») 及一個 R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我們從信息結構的層面來看，譯文已和原文有了差異。因為原文是 S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 + A (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 的結構，可是譯文是  $S1_{(Shanghai)} + A1_{(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  以及另一個  $A1_{(Peut\ être\ l'aurons-nous\ manqué,\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的結構 (圖 2 及圖 17&18)。也就是說譯文將原文的【 $S1_{(S2+R1)}$ 】轉變為【 $S1+A1_{(A2+R1)}$ 】的結構，而原文【 $A1_{(S3+A2)}$ 】則變成【 $A1_{(S1+A2+R1)}$ 】的結構。

如果是例(7) 來做翻譯並與例(6) 來比較：

(7) Shanghai, trente ans plus tôt,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Peut-être que

nous n'aurions pas pu voir le clair de lune à cette époque.

首先，我們還是可以將原文「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之【S<sub>(我們)</sub>+A<sub>(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sub>】的信息結構也以譯文【S<sub>(nous)</sub>+A<sub>(Peut-être que nous n'aurions pas pu voir le clair de lune à cette époque.)</sub>】的結構呈現，而不是像例(6)的方式，在信息結構中多一個 R，也就是將 «ce clair de lune d'autrefois» 抽離出來自成一個「信息延展」。因為在原文中作者並沒有要特別強調「三十年前的月亮」。也因此，我們認為以【S+A】(Peut-être que nous n'aurions pas pu voir le clair de lune à cette époque.) 的結構譯出即可。

再者，原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是整個言說的起點也就是本身是一個 S，而在這個 S 中含有一個第二級的 S 及一個 R。而在例(6)的法譯文：«Shanghai, il y a trente ans,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是一個 S+A 的結構，且在 A 中含有一個第二級的 A 及一個 R。也就是說原文【S+R】的結構已變成譯文例(6)【S+A+R】的結構。從語法的觀點來看，原文「三十年前的上海」及「一個有月亮的晚上……」都是名詞詞組，前者作為信息結構的 S，後者為 R。既然都是名詞詞組，因此譯文中動詞詞組 («il y a trente ans») 的出現就不是一個很適當的選擇。也因此我們提供了例(7)的譯文：«Shanghai, trente ans plus tôt, un soir de clair de lune...»。例(7)譯文屬於【S+S+R】的信息結構，比原文【S+R】的信息結構多了一個 S。其實，這是受於語言本身所限不得不的結構，因為在法語沒有辦法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S+R】的信息結構以同樣的方式來表達，法語無法將「三十年前的上海」以名詞詞組的方式來譯出\* «Shanghai de trente ans plus tôt»，不論是那種法譯一定要將 «Shanghai» 先抽離出來，這是語言本身的侷限，也是翻譯無法做到完全忠誠的原因。

## 小結

從上文所舉之法文漢譯或是張愛玲作品之法譯例子，可看出兩種語言均有其語言結構的特性。不僅兩者語法結構不盡相同，且作者各有其風格。風格的展現不祇是字詞使用，尚包含詞序的擇選，也就是說作者可藉由句型結構及詞組順序排列來傳達其思想意圖（信息），而忠誠地翻譯作者在字詞之外所欲傳達的信息在我們看來也是翻譯三要素之包含。因此，我們認為在做翻譯之前，譯者若能先分析原文句型結構，將對翻譯之「信」有所助益，且可視為翻譯中的一個必要且重要的過程，因為結構本身也有其意義，若是在語言理解性容許的範圍內，我們建議語言的信息結構也需要被譯出。

## 參考書目

- 亞蘭·浮尼葉(著)。王若璧(譯)。《失落的莊園》。台北：遠流，1994。
- 亞蘭·傅尼葉(著)。雍宜欽(譯)。《高個兒莫南》。台北：先覺出版社，2003。
- 屈承熹。(潘文國等譯)。《漢語篇章語法》(*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
- 曹逢甫。《應用語言學的探索》。台北：文鶴，1993。
- 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台北：文鶴出版社，2007。
- 湯廷池。《國語語法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 劉順一。〈“法譯中”課程中關係子句翻譯問題之探討〉。《2001年台灣法語文教學實務研討會論文集》：74-83。
- 亞蘭·浮尼葉(著)。王若璧(譯)。《失落的莊園》。台北：遠流，1994。
- 亞蘭·傅尼葉(著)。雍宜欽(譯)。《高個兒莫南》。台北：先覺出版社，2003。
- 屈承熹。(潘文國等譯)。《漢語篇章語法》(*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
- 曹逢甫。《應用語言學的探索》。台北：文鶴，1993。
- 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台北：文鶴出版社，2007。
- 湯廷池。《國語語法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 劉順一。〈“法譯中”課程中關係子句翻譯問題之探討〉。《2001年台灣法語文教學實務研討會論文集》：74-83。
- Arnauld, Antoine & Claude Lancelot,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n Paris, Allia, 1997.
- Arnauld, Antoine & Pierre Nicole, *La logique ou L'art de pensée*, (1<sup>re</sup> éd.

- 1862), Paris, Flammarion, 1970.
- Chang, Ching Hsin. *La relative Une étude comparative entre le français et le chinois*. Taipei, Eds. Kaun Tang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td., 2014.
- Chang, Ching Hsin. *Problèmes autour de la traduction de « on » en chinois*. Taipei, Eds. Sunnypublish Co., 2010.
- Chang, Eileen, *La cangue d'or*, traduit par E. Péchenart, Paris, Bleu de Chine, 2000.
- Chao, Yuan Ren (趙元任), 1965.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國話的文法》), Berkley and L.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rbas, Jan, 1964. «On Defining the Theme in Functional Sentence Analysis», in :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1. L'école de Prague d'aujourd'hui*, Prague, Edition de L'académie Tchecoslovaque des Sciences.
- Halliday, M.A.K. (著)。《功能語法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彭宣維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 Li, Charles & Thompson, Sandra (ed.), 1976.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Inc.
- Li, Charles & Thompson, Sandra。《漢語語法》(*Mandarin Chinese*)。黃宣範(譯著)。台北：文鶴，1997。
- Marouzeau, Jules. *Lexique de la terminologie linguistique (français-allemand-anglais-italien)*, Paris, Geuthner, 3<sup>e</sup> éd. (3<sup>e</sup> tirage), 1969.
- Perrot, Jean. «Eléments pour une topologie des structures informatives», in: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Nouvelle série, 2. (1994): 13-26.
- Perrot, Jean. «Fonctions syntaxiques, énonciation, information», in: *BSL*, 73. (1978): 85-101.

Touratier, Christian. *Analyse et théorie syntaxique*, Aix-en-provence, Eds.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 2005.

Touratier, Christian. *La sémantique*, Paris, Eds. Armand-Colin, 2000.

Touratier, Christian. *Le système verbal français*. Paris, Eds. Armand-Colin, 1996.

Tsao, Feng-Fu. 1990. *Clause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Student Book Co.